

目 录

下 册

磨 坊.....	(273)
第一章.....	(275)
第二章.....	(324)
第三章.....	(377)
第四章.....	(480)
第五章.....	(568)
· 附 录 ·	
吉勒鲁普自传.....	(641)
著作年表.....	(645)
1917年评奖简况.....	阿·约利维(647)
评吉勒鲁普.....	比·延森(650)

磨坊

(1896)

吴裕康 译

第一章

1

在石磨层上，光线已经暗下来了。

磨坊伙计几乎无法再读下去了。他坐在那儿的一个袋子上，皱着眉头的前额低俯在书页上，不时地抬起吃力的眯缝的眼睛，那样子能让一个偶然看见的人以为，面前是一个可怜的天才，必须充分利用枯燥劳动中挤出的每一分钟，以满足他那天生的强烈的求知欲望。可是这个伙计并非如此。老实的约尔根并不适合读书写字，而他正在勤奋攻读的著作也只是一本带插图的民间历书。

这件珍品是约尔根最心爱的物品，因为它是圣诞节时，那个漂亮的女仆莉泽送给他的。在圣诞之夜，正当他要进屋吃油煎饼的时候，她偷偷把这本书塞给了他。当时，这种突如其来的厚爱使他受宠若惊，可是后来，他却再也没有机会重温这种好运了，这也就是他经常把书拿在手上的原因。在冬天的几个月份里，他仔细阅读了书中严肃和有益的部分——例如，对过

去三年的谷物价格有一份精确的说明，足以使他确信，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当个独立的磨坊主很快就会划不来，那他只好甘于做一名合用的伙计了。同样，“气候概况”一文也不容辩驳地断言，在秋天和春天磨坊将有充足的风带动磨扇，而在三九天和三伏天却得对风力不足有所准备。他感到自豪的是，他能从亲身经验中证实这些。书中由轶事和短小故事组成的消遣部分，恰好够早春时节阅读，而现在已是五月中旬了，他开始阅读小说《湖堡的红衣骑士》——简直让人头疼，因为这部作品竟占了密密麻麻的六十多页，然而，若是把这本宝书中如此重要的一篇略去不读，那又简直是罪过。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勇气得到了充分的报答，因为他所读到的东西竟是那么不寻常，他甚至希望篇幅再长一倍就好了。在书里，他跟值得称颂的骑士打交道，他们总是穿着铁制的铠甲，像活的圆形铁炉一样跳来跳去，完成了值得嘉奖的业绩。尤其是在东方，他们有值得称羨的习惯，常把撒拉逊人一刀劈到牙齿，要是特别强壮，甚至能劈到马鞍。他们秘密地谈论这样的事，同时举起金樽频频干杯，使人读时口干舌燥。最后，他们把脚套进马镫，然后用金马刺朝纯种骏马的两侧踢，其中最珍贵的一匹是十字军骑士东征的战利品，一匹阿拉伯牡马，它扬起钉了金掌的四蹄疾驰如飞。约尔根不大相信世上有这么多金子。至于说到女士们，她们穿着鲜艳的绫罗绸缎姗姗而来，或是穿着色彩缤纷的丝绒骑在马上，不过绸缎和丝绒绝不遮住胸脯上雪白的乳峰，她们周身闪耀着宝石和珍珠的光芒，就像在雨后的一片树林之中。

只有一个情况干扰了这个老实人的精神享受：那些颇为简单乃至平庸的名字。女主人公叫梅特，甚至叫“梅特小姐”，

该说什么好呢？这引起了他对作者的某种猜疑，也许是作者对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不大熟悉。约尔根可以深信阿拉伯人的金马掌，却不会相信一位美丽的骑士小姐居然叫梅特小姐。

撇开这个有失体统的名字不谈，必须说明，正是这个人物把他吸引住了。因为她显然跟莉泽有点相像。吹毛求疵的批评无疑会提出异议；因为根据可信的报告，梅特小姐的红头发若是用金梳子梳，就像一股火焰般的红潮围着她翻腾，而莉泽的黄头发则带点浅绿，有点像湿稻草；同样，那位高贵的姑娘有一个“优美而弯得刚毅有力的鼻子”，而磨坊女仆的这个器官却扁宽短小，这样其实表明了她的精力充沛，因为鼻子使厚厚的上唇略向上翘，还露出几颗大白牙——实在不好说是“薄唇紧抿的樱桃小口”。小说女主人公的脸过于凸出，没有酒窝，而莉泽的脸蛋儿微微一笑便现出两个酒窝来，下巴上则有第三个始终不变的酒窝，比较凹入，仿佛在抠这个酒窝时用力太大了。

约尔根不得不承认，这些以及别的一些细节确实不怎么对头：虽然如此还是不能推翻这一事实：要不是联想到莉泽，关于梅特小姐的文字他连一行也读不下去。

主要的事情恰好是：书中的所有男人都爱上了梅特小姐，就像在磨坊这儿一样！磨坊师傅、约尔根本人、另一个伙计克里斯蒂安，甚至那个学徒小拉尔斯——也全都迷上了莉泽。非常遗憾，实际上他们当中没人知道他跟莉泽的瓜葛，就更别提其他人了。因为约尔根敢发誓，刚才提到的那个拉尔斯，尽管嘴巴上稀稀拉拉的茸毛连面粉都沾不上，却在一个有利的时机意外地得了一个吻，而他自己这么久都一直噙着嘴唇却没有得到，要知道他的上唇还有一撮相当威严的小胡子哩。正如小说

确认的事实那样，梅特小姐为了在跳过舞后凉快一下，走上了昏暗的阳台，侍童给她端来葡萄酒，她便吻了这个穿一身蓝色衣服的侍童——要知道，这事可是发生在她刚刚以冷漠使最出色的骑士们感到绝望之后！

因此，毫不奇怪，约尔根此刻正怀着真正的激情关注着美丽的梅特小姐那阴险狡诈的女人生涯，同时照管着正在工作的石磨——也可以说是忘了照看石磨。因为他一口气只能读几页，看来还要读挺长时间，更何况他只是在石磨层上才读这本书。空闲时他有别的事要做——主要是关注漂亮的莉泽的同样阴险狡诈的女人生涯。在底下一层干扰太多：面袋吊上吊下，从面粉槽送走或是在下面捆扎、称重和入账。而在这上面则完全不同：只是偶尔帮一下手——碾磨工作是自动进行的；万一读得人迷忘了做事，最糟糕的后果也只是让石磨空转一阵——碾磨毕竟仍在进行。

尽管这个地方与梅特小姐出入的豪华大厅十分不同，他却感觉自己也像是故事中的人物。在混浊、饱和的面粉气味中，混杂了一种骑士时代与城堡生活的难以分辨的香味。这磨坊具有独特的对称性：六根竖轴像细长的柱子高耸到屋顶，有四扇门，其中总有一扇向回廊敞开，活动吊门就像一座地牢，透过没盖的洞口可以从两边向上一直望到圆顶，宛如两座塔楼：石磨层可以想象为城堡。在积满灰尘的木头梁架的朴素装潢中，它也许跟“热心的读者”约尔根的估计相差不远；莉泽穿着她的工作服，可能很像十字军时代真实的梅特小姐，比约尔根按照作者的生花妙笔揣想的更像。

清风徐来。另外三盘石磨都停了。今天晚上只用一台脱壳机工作，筛分机正不知疲倦地让它的小轮子在敞开的门边嗡嗡

转动，有规律的吱嘎声与粮食在脱壳机中发出的类似瀑布的刷刷声混在一起，轴杆不规则地砰砰响，与铁壳叮当相碰。偶尔还发出像蟋蟀那样的尖利哨音。在上面三个楼层，磨扇沉闷的刷刷声和轮子低沉的吱嘎声，陪伴并收集着石磨层的这些纠缠不休的声响。

约尔根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倾听着——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因为他已经不得不停止阅读了。他从一个面袋挪到另一个面袋处，渐渐离开了他的工作地点，结果还是不行：他的远视眼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中已经难以分清字母了。这使他很恼火，因为恰巧到最扣人心弦之处停下了：梅特小姐把毒药放入了酒杯，那是要端给红衣骑士的未婚妻——正派的卡伦姑娘喝的。梅特想嫁给红衣骑士，并不是因为爱上了他，而是因为他乃是当地最有钱有势的人。不难猜到，一旦她成了主妇，在湖堡里住下来，她不会反对以类似的方式摆脱他。骑士的侍童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那种致命的饮料要由他端给青春焕发的卡伦姑娘。

小说出人意料地发生这样一个犯罪的转折，使约尔根陷入了强烈的激动兴奋状态，这主要是由于他不由自主地进行了对照。莉泽——她能干这种事吗？对女人天性疯狂着魔的预感使他恐惧不已，而这种恐惧对他来说却不无吸引人的因素。但他特别吃惊的情况却是他自己就像那侍童：他早就羡慕侍童那配有银马刺的皱纹很多的黄马靴，还有那绸子短上衣和貂皮镶边的丝绒短大衣，以及他那悦耳的名字雅尔马。不久前，他甚至以这种身份心中怦怦乱跳地给莉泽牵马引缰——应该说是给梅特小姐，让她跨上那匹乳白色的马。当太阳落山之后，人们在青翠的树林里宿营并点燃篝火，准备烹煮猎物时，主人吩咐他

端一杯葡萄酒给卡伦姑娘。她骑马困乏了，躺在不远处一张树叶铺的床上休息，身边簇拥着女伴。这时，一个身影离开了山毛榉树干的阴影，向他走来。这个身影便是梅特小姐。她把白色药粉撒进杯中，以便这饮料起足够的镇静作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很清楚。但他更明白她的暗示：假如她成了湖堡的女主人，绝不会给他带来坏处。他明白此刻她为什么笑得既甜蜜又恶毒，映着篝火在漆黑的树干间射来的红光……他真希望没有接着读下去，以便考虑一下，在走到卡伦姑娘那儿之前，他是否故意让树根绊倒，把这有毒的饮料打泼。但他不敢去想这些——太叫人害怕了。

现在，他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书，倾听着——仔细倾听那砰砰声和叮当声，那嗡嗡声和吱嘎声，任凭磨坊这些熟悉的声音向他诉说，虽然平淡但却让人舒服的语言，诉说日常的工作，诉说精神要集中，不要浮想联翩。

约尔根站起身，用衣袖在磨机箱上拂开一个充足的位置，然后把历书放到箱子上。接着他从地板上的一个洞里取出小铁桶，摇一摇，审视着谷粒。看不出它是否已够洁净，但他觉得，谷粒在脱壳机里已经够久了。

于是，他把谷子倒进筛分机，又往漏斗里加了几铲。然后，他在一个木箱上找到他的小烟斗，试着用火柴点燃按紧的烟灰，希望烟灰里还剩有烟末。麻雀穿过筛分机后面半敞的门飞出飞进，唧唧喳喳地啄食着四处散落的麦粒。约尔根觉得麻雀好像在取笑他，因为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照看石磨，为它们提供美餐。但他特别恼火的是因为这时轴杆开始猛烈地砰砰作响，轮子也嗡嗡叫，就好像着了魔似的，面粉从木箱的所有缝隙中漏出来，宛如一片白色的烟云朝门口飞旋而

去。那情景就好像石磨在说：“喏，现在我们可要起劲地干活了！”

现在！真够呛！他整天都像一匹马那样劳碌，因为眼下女主人病了，师傅就不再伸手了，有那么多活要干，简直让人来不及装烟斗。大约一小时前，他才得闲拿起书来翻一翻……自然，到通常的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本来应该再多干一些——可是鬼知道他该怎么干下去！他简直设法再集中心思了。比如，他是否已经对桶里的谷子检查了一遍？他记不清了。再说，他也看不清了，他其实应该提着桶跑到回廊上去。唉，这么劳累，真没意思！

相反，跟莉泽聊一会儿倒是很有意思，如果她跟以往这时辰一样，正在伙计房里打扫卫生的话。克里斯蒂安赶车出去了，而拉尔斯那个傻小子，他有办法叫他有事做。

烟斗里的烟灰死不肯燃，他装烟叶的荷包又到处寻不见，这情况更加使他确信，今天已经干够了。

约尔根溜达到回廊上，看看师傅是否会出现，一切是否看上去都让人放心，是否可以停机了。

2

他的肺这么久都是呼吸着磨坊里粉尘飞扬的空气，现在突然吸满了清新的海风，那是一阵强劲的东北风从海峡吹过来的。风使水面泛起涟漪，水面如失去光泽的金属闪着幽光。风在天空吹起扇形的雾和一团团碎云，云朵飘移和竞逐着，大多数沐浴在日落的余晖中，有一些已经照不到日光，暗淡为青灰

色，而晚霞尚未映到的零星云朵，只是在自然光中闪亮。日落处出现了一个紫色的云峰。

约尔根的眼光本能地瞄向天空，想看看是否能发现某些征候，利用他的经验以及最近从历书中获得的全部气象知识，依据这些征候给第二天的天气作出结论。但是，唯一能使他高兴的天气征候，也就是预示着没有风和休息的征候，却并不存在；恰恰相反，这天色不仅预示着“有风”，不，而且风还相当大。他的锐利眼睛并不听师傅的，可现在竟无情无义地不肯照顾他了……

在波光粼粼的海峡和灿烂耀眼的天空之间是西兰岛的海滨，宛如一个巨大的蜿蜒伸展的丘陵。树林和田野汇集到温馨的紫色雾霭后面，使得所有细部都模糊不清了。只有一座地势高的教堂呈白色，从这一大片中凸现出来，显得近得多，仿佛那许多盘旋在海峡上空的海鸥中有一只凝滞在空中，定在了一点上。法尔斯特岛在海峡这边展现，一目了然，因为站在这上边的磨坊回廊上，显然是处于周围这一带的最高点，只有树梢除外。显而易见，这不是指那些占多数的树梢，那些大叶的白杨树好似圆球状脑袋的侏儒，给田野圈上了栅栏，它的行列最后超过了越来越长条的绿油油的黑麦和橄榄色的春季作物，占据了优势，宛如许多甘蓝叶球汇合到一个巨大的菜园里。站在这儿自然要高出那些树。但还有大片的树林，它们从白杨树中浮现出来，最近的显出小山毛榉树叶那清新、柔和的颜色，惹人注目，较远的越来越淡，变成了紫罗兰色。

他的目光惬意地掠过这片熟悉的景色，心旷神怡地欣赏着它的广阔，要知道他在昏暗的磨坊里已经待了好久啦！但他的目光更是不断地往下面磨坊院扫视，因为诱饵就在那里。约尔

根一出来就看见了，医生的单驾马车正停在大门前。他寻思在这种情况下停下石磨是不是合适。但他的结论是不妥，于是他开始寻找莉泽的踪影，因为他确信，莉泽既不在井边，也不在菜园，而且没有和鸡群在一起。若是在房里，自然只有她在窗口露面才能看到——但是另有一些标记：假如她在住室里，她的木屐就一定放在走廊。天气相当干爽，但她肯定是穿木屐走路，因为皮鞋送去鞋匠那儿了。约尔根对于这些情况总是能掌握最新动态，它们往往很重要。

另外，莉泽在厨房里总是由她的宝贝儿——白猫“皮拉图斯”陪伴，可是这只猫此刻正在前院的花坛间溜达，花园的白色栏杆构成了进磨坊院通道的一边。被皮拉图斯看不起的鬃毛狗卡罗，正安静地卧在牛棚的门槛上，要是莉泽在那里面，它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许多次挨踢的伤心教训使它害怕待在她附近。

不过，她也可能正在面包房里做事，那间小屋是与磨坊的石墙基建在一起的，为了张望到磨坊的这一部分，约尔根不得不缩起身子钻到磨扇后面，扇翼正发出猛烈的呼啸声和帐篷的松散拍打声旋转着，从他身边掠过。面包房的门关着，因为莉泽有让门虚掩的大大咧咧的习惯，看来她也不在那儿。

约尔根巡视了一番后折回，刚巧看见医生在走廊上穿大衣，接着由磨坊主陪同，出门上车。个子相当高的磨坊主向矮矮胖胖的医生俯下身来，热心地跟他说着话，而医生则不停地摇头，伸出胳膊，以便整理好那件显得过窄的大衣。

这没能逃过磨坊伙计的锐利目光：师傅非常激动。他的手在颤抖，为了掩饰这一点，他一个劲儿扯他那剪短的褐色胡子，或是拍打那匹小黄马的屁股。他费了挺大的劲儿才把遮泥

皮革系好，然后仍站在那儿，右手紧抓住坐椅的靠背，仿佛要拉住车子，再提几个问题。

这时，从旁边敞开的窗口探出一个金发姑娘的脑袋，这可比磨坊主吸引了约尔根的关注：原来莉泽是在食物贮藏室里，还没到伙计房呢！这么说他还没耽误什么。

因此，在医生终于走掉之后，他见磨坊主仍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也就没有像平时那样恼火。磨坊主在白色栏杆的转角处停下了，朝路上望，院子在磨坊与花园之间通向这条路。

约尔根想进去把粮食堆起来。这时，磨坊主转过身来喊道：

“约尔根！你在上面能看见车子吗——往施廷德鲁普去的方向？”

磨坊伙计吓了一跳，他没料到师傅已发现了他。

在远处，在只有白杨树标示出道路的地方，一朵云彩正向前飘移，有一个白色的云核和一条巨大的彗星式尾巴，那尾巴在树木上空像金雾一般闪闪发光。

“是的，有人来了，”约尔根报告，“但走得比栗色马通常的速度快。”

磨坊主疾步进了屋。

约尔根满意地笑了。他松开制动杆的铁链，磨扇立刻就停了。但是当他走过石磨层时，机轴上仍有个铁圈在丁零当唧响，似乎是抗议石磨停得太早了。

在底下一层已经很暗了；因为这里没有通外面的门，另外，两扇小窗在面袋垛后面又被遮住了。这里，面袋堆满了整个空间，排列成行，垒得高高的，或者翻倒在地上。半小时前，徒工拉尔斯就躺在一个翻倒的面袋上睡着了。他梦见，莉

泽的宝贝儿，那只白猫皮拉图斯，平时从来不在磨坊里露面的，此时却溜了进来，并且坐在地板中央，似乎它想占据这个地方。它逐渐长大，一直长到像豹子那么大，拉尔斯曾在年市上见过一次豹子，因此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提防着，直到连磨坊的喧闹声也听不见了，只是听见他一个人在叫唤！拉尔斯睁开通红的眼睛发呆，舔着嘴巴。他吓坏了，可是他又觉得，用手抚摩那光润的毛皮一定是无与伦比的享受。突然，皮拉图斯停止了呼噜声，打了个大呵欠，两颌大声响了一下。

拉尔斯惊醒了，马上发觉石磨停了，正有人走下吱嘎作响的楼梯。他迅速站起身，刚好来得及把一袋面装上手推车，约尔根便出现了。约尔根朝小伙子严厉地瞪了一眼，他向来爱这样显出他们之间的差距。拉尔斯还算幸运，因为黑暗遮住了他的心慌意乱的神色。

约尔根走到朝向西的小窗前，透过那脏玻璃，仍有一点儿余光照到放在小桌的账册上。他缓缓地翻动着账册——不是想查找什么，而是出于习惯，因为他以为这工作使他具有某种磨坊主人的特点，但他主要是为了有个借口好留在这个岗位上。他很想知道，克里斯蒂安正载着谁如此快速地驶来，他同样关心是否能听到在磨坊下面的进出口处响起一双木屐的声音。在这儿他不会听漏的，因为用来提升袋子的吊门在他身后仅有一步之隔，除非是傻小子拉尔斯推小车弄出太大的噪声，因为他运送面袋还没有停止。

因此，他示意拉尔斯，希望他到上一层楼去做他的事。拉尔斯提出一个并不过分的问题：是否可以明天再干？结果遭到了尖刻的反问：“不如明年再干怎么样？”小伙子说，恐怕最好是让他先把这儿的一切都收拾好，但约尔根却要他住口，不要

总是添烦。拉尔斯听从了这一忠告，从横梁上取下一盏没有灯罩的小铁皮灯，点亮后上楼去了。

就在这时，车子过去了。

啊哈！原来是请来了牧师！

几分钟以后，他听到了他所期待的木屐声。他穿过吊门的宽缝往下瞧，看见一件衣裳的蓝色花边掠过。

于是他迅速跃下幽暗的阶梯，推开通往门道的门，转眼已来到伙计房的门口。

3

莉泽果然在那儿。

她搂着一床大被子，只有向后仰的脊背和脖颈清晰地映着从东窗射进来的柔弱光线。这光线在过道中央与门口射进来的晚霞融合在一起，而房间两边已消失在深沉的暮色之中。尽管这房间并不大，粉白的墙壁却只是模模糊糊地现出昏暗的轮廓：屋里有床、柜子、一个大箱子和挂着的衣裳。

“啊，你在这儿！”约尔根在门口就喊道，想做出吃惊的样子。

莉泽转过头来，这主要是因为被子要碰到她的鼻子了，并不是要看他。

“不错，我在这儿。”她说，然后不再理睬他，把鸭绒被丢到床垫上，开始用力地拍打。

约尔根坐到一张被莉泽移到房间中央的椅子上。

“你知道是谁坐车来啦？”他问，这时鸭绒被已恢复了正常

形状，拍打声小了。

“不知道，克里斯蒂安来时我正在喂猪，后来我没有见到他。他大概正在吃晚饭。”

约尔根真盼望他吃久一点。

莉泽去取丢到另一张床上的枕头，但中途在小窗前停下了，往住房那边望了望。

“我看见两匹栗色马都在厩里，像两只水壶一样冒着热气——他刚才一定赶得很急。”

“大概是吧。”

莉泽把床垫放好，铺上床单，又把四周塞好——一切都做得很仔细，同时默默地等着，看约尔根是否继续说话。可是他却固执地坐在那儿，活像个手中握有一张大王牌的人，不到赢牌的好机会不愿甩出来。

“你知道他把谁接来了吗？”她终于问道。

“知道……牧师在里面。”

“耶稣基督。”她惊讶地低语，转身朝向他。

这时，传出了一声低沉的猫叫，一团发白的东西在脚下的暗影里活动。是公猫皮拉图斯，约尔根到现在才发现它。它在莉泽的裙子上蹭痒，伸着脖子发出柔和的咕噜声。它那宽脸大脑袋在暮色中像硕大的毒蛇头，几乎触到了她的膝盖。那黄色的瞳仁似乎更大了，瞪得更亮了。面对这只摇尾乞怜的畜生，约尔根心头掠过一丝不舒服的感觉。这只猫属于莉泽，就像是一个女王的标志。仿佛它凭着难以解释的本能料到，女主人即将飞黄腾达，因此想以加倍的劲头巴结她——而她此刻由于内心激动正呼吸急促地站在那儿。

“是的，大概不会再拖很久了。”他说。

“对，大概拖不久了。”她重复道，因为他道出了她的心思而深受感动。

“医生究竟说什么？”

莉泽弯下腰，似乎为了迎合那只猫的亲昵，用手抚摩着它。

“我可不知道。”

“知道——你刚才站在那儿偷听来着。”

“我？你大概神经不大正常吧！”

“没错，在食品贮藏室。”

“我在那儿有事。”

“正好在窗前吗？”

“是的，正好在窗前。你肯定也是一直站在什么地方傻看。”

约尔根调皮地笑了。

“偷听？”她用恼火的声调接着说，“我倒要知道，我有什么可偷听的！女主人是活是死，跟我有何相干？”

她仍然弯腰抚摸着猫，猫高兴得躺着打滚，用爪子勾紧她的衣袖，她的手指深深插入猫腹部的密毛之中。她的金色发髻触到了约尔根的膝盖。约尔根稍稍向前俯身，对她耳语道：

“这要看人家怎么想，莉泽。”

莉泽突然挺直身子，冷冷地笑了一声。

“我就这么喜欢她？”

出现了停顿，只听见猫在抖动身子。

“喏，医生到底说什么？”约尔根固执地问。

“哦，他说，希望不大了——但也不该绝望，一切都听凭上帝支配——还说了一些他可以说的话。”